

一次意外的记忆转移，
一场医疗界的奇幻恋爱。



相遇 千万次的 陌生人

*Meet tens of millions
of strangers*

一场车祸，
他看见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回忆

“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”
“在我的记忆里，你出现了千万次。”

廷东，做朋友这件事，到此为止
今天开始，我们恋爱吧

潘多拉
系列
02

关羽熙

Guanyuxi Works

著

相遇 千万次的 陌生人

*Meet tens of millions
of strangers*

关羽熙

Guanyu Xi World

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遇千万次的陌生人 / 关羽熙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221-14484-3

I. ①相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0711号

相遇千万次的陌生人

关羽熙 著

出版人: 苏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胡洋

特约编辑: 李文诗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panda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1-14484-3

定价: 32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潘多拉
系列
02

/目录/

X I A N G Y U / Q I A N W A N / C I
D E / M O S H E N G R E N

第一章/棕榈市的初遇 001

“你们认识？见过？”怎么会没见过，孔映，我已见你千万次。

第二章/重回手术台 013

那把柳叶刀早已长在她手上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，就像摄影师的相机，狩猎者的枪，拥有着最本能的记忆。颜晰，你信我。

第三章/记忆里的尘埃 025

这不是他的计划，他的计划是要远远避开她的，可她似乎，要越走越近了。

第四章/自由是荧色的 041

人都是在无知无畏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吧，一旦尝过跌入地狱的滋味，很少有人会有勇气尝试第二次。

第五章/过去的恋人 059

“如果有个人拥有你丢失的回忆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“我会找到他，寻回我的记忆。即便里面尽是残酷，我也愿意。”

第六章/美梦中的噩梦 073

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怎么去救另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？你不过是我的一场噩梦，一场伪装成美梦的噩梦。

第七章/游戏才刚开始 082

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游戏是你开始的，但有权利结束这场游戏的人，只有我。

第八章/无处可逃的爱 102

他以为自己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滴血的空壳。但现在，此时此刻，他的心脏，开始回忆起，跳动的感觉。



目录

X I A N G Y U / Q I A N W A N / C I
D E / M O S H E N G R E N

第九章/如果从头来过 126

如果过去不能延续，为何不重新开始。映映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。

第十章/那就一起沉沦 147

他大概也想过远远避开吧？可当初自己一味进攻，根本没给他躲开的机会。但，在她危难的时刻，他还是披荆斩棘，回到了她身边。

第十一章/满月的帕岸岛 170

“姜廷东，你忘了我也不要紧，做朋友这件事，到此为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恋爱吧。”

第十二章/我存在的时间 184

我拼了命想要留在你身边，如果失忆能让我留在你身边一辈子，那么我也会装一辈子。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但你还是要走了，所以，我认输了。

第十三章/阿曼达的过去 204

我身体里住着另外一个人，她叫阿曼达，是我的另一重人格。我不知道她以后会不会出现，但有一句话，她大概一定想让你知道：她爱你，很爱你。

第十四章/南苏丹之花 222

离开姜廷东的那一瞬间她就明白了，这一辈子，她不可能再有如此确切的爱了。她毫无保留、轰轰烈烈地爱过了。

第十五章/放不下的执念 238

你有没有想过谈一场毫无保留的恋爱？遇到喜欢的人，不再衡量不再计较，紧紧抓着他不放手，就算他不喜欢也要厚着脸皮追上去，一直到……一直到不爱了，才放手。

第十六章/最熟悉的陌生人 254

所有人都以为姜廷东死了，孔映仍好好活在这个世上，他们最终没有在一起。
只有阿曼达知道——他们，永远在一起了。



X I A N G Y U / Q I A N W A N / C I
D E / M O S H E N G R E N

第一章 棕榈市的初遇

凌晨三点，棕榈市机场大道北岔口。

应急道上停着一辆哑光黑法拉利488，车轮遒劲有力地扭着，停得相当豪放。车上无人，只在车尾处放了警示牌。

这条路再往北200米，一辆撞上隔离带的厢式小货车翻倒在路旁，车身因翻滚已经严重变形，歪了的引擎盖子里头，正冒着丝丝水汽。

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来，很快把事故现场围了个严严实实，红蓝警示灯交错闪烁，闪得人头脑发昏。

这条路是棕榈市前年新修的，因为过路费定价偏高，市民们来往机场基本还是走原来的便道。本来就冷冷清清的一条路，到了深夜里，几分钟也不见得过一辆车。

前来办案的小交警二十出头，平时都是在队里处理些琐碎杂事的，没什么现场经验。

“怎么偏偏赶上我值班的时候出这种事……”

小交警心中打鼓，绕到小货车翻倒的内侧，正打算看看情况，却发现有位不速之客早已先他一步。

这位不速之客，是个女的。月光下，她正蹲着翻拨伤者的衣服。

小交警听前辈们说过不少车祸死伤者的财物被顺手牵羊的事，今儿叫他给碰上，一股子险恶之感即刻涌出胸腔。

也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想的，这种晦气财也敢发，不怕半夜撞鬼吗？

想罢，他大步上前，出声喝止：“哎，干什么的？这里是车祸现场，你不能随便进来！”

女人什么也没听到似的，用手机闪光灯照亮伤者的胸口，继续摸索着伤者的衬衫，一副不找到点值钱的东西就不罢休的样子。

“这人还真是……”小交警快步走上前拉住她，没好气地呵斥，“叫你起来你没听见吗？”

手机闪光灯下，小交警隐约看到这个女人的手上戴着乳白色的乳胶手套，就像是医生做手术用的那种。

女人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总算起身。

这时小交警才在夜色中看清这个女人的样子，不由得愣住了。

她身材颀长，大约一米七出头，一双桃花眼眼角微吊，鼻梁硬挺，两片薄薄的唇冷冰冰地抿成一条平行线。

此刻她正斜着脸，露出流畅的下颌线，松松淡淡地看着那具毫无生气的尸体，像在看一个冰冷的物件，禁欲又性感。

血沾在她身上那件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珍珠丝绸白衬衫上，领口微微敞着，隐隐地露出一条优美的沟壑。

小交警咽了下口水。

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……他在心里默默地给眼前的女人打出了分数——十二分。

“看够了没？看够了过来看看他。”女人意识到小交警灼热的目光，嫌恶地摇摇头。后者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神实在露骨，一阵脸红，连忙收敛目光，上前。

死者的右腿差不多断了，只剩下皮肉连着大腿根，断口处肌肉骨骼清晰可见。加之整张脸被擦得血肉模糊，几乎辨不出人形，甚是骇人。

小交警哪里见过这种惨烈景象，吓得大声疾呼：“急救员呢？这里有人受伤！”

“别白费力气了，人已经死透了，没得救了。”女人抱着双臂，给出了冷淡的结论。

几个急救员拎着担架跑来，他们探了探伤者的颈动脉，又查了查瞳孔反应，无奈地冲小交警摇了摇头。

的确，人早就不行了，这会儿身子都凉了。

女人向车头方向扬了扬下巴：“主驾驶还有一个。”

急救员一听，赶忙跑去驾驶室查看，司机头部受创、满脸是血，同样没气了，不过身子倒还是温的，像是才咽气几分钟的样子。

女人刚想上前和急救员解释些什么，小交警却将其拉出警戒线：“你这样走来走去会破坏现场的，不要影响我们办案。”

“办案？”女人慵懒地转了转脖子，“我怎么没看到警察？”

小交警以为女人揶揄他年纪小没气势，将身板挺得直直的，拍了拍胸前的编号：“我就是警察。”

“我说公安，没说交通警察。”

“这是车祸，公安来做什么？”

“这可是杀人案，什么时候你们交通警察也办杀人案了？”女人越过小交警，走向救护车，将染血的手套扔进了生物危害袋。

小交警前一秒还在思考什么样的人会随身携带医用手套，后一秒就被女人的一番话惊到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哪儿来的杀人案？”

“驾驶室死的那个，或许是车祸，但被甩到车外面这个，车祸前就死了。”见小交警越发疑惑，女人似乎有些不耐烦，“活人股动脉破裂是不可能只流这么点血的，我检查过了，皮下出血点也不符合死前伤的特征。他左右肺叶上一边一处的很小的刀创，那才是致命伤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断腿的那个人是被杀的？”小交警还是不能消化眼前的情形，追问着。

“是的，你的车祸案，就在刚刚升级成命案了。”

女人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，远处应急道上的法拉利488立刻闪了两下锁灯。她转向小交警，脸上的表情明暗不清：“哦，对了，我就是报案人，我叫孔映。”

棕榈市交警大队里，孔映在打哈欠。

一天前，她刚被自己在美国的主治医生Sarah准许出院，就匆匆订了这个红眼航班回了国。

下了飞机后，她本想早点赶回家，却不曾想到从机场回市区的路上碰到这档子事。作为一个刚饱受了十二个小时飞行折磨的飞行恐惧症患者，她的心情自然不会太好。

两具尸体已移交了公安法医处，按理说这里没孔映什么事了，可小交警始终怀疑她在死者胸前摸的那几下是顺了什么财物，非要她出示身份证明。

协助办案的她，却被污蔑成顺手牵羊的小偷，孔映在打电话叫律师和答应其无理要求之间权衡了几秒。

说实话，她现在只想早结了此事，回家泡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上一觉。

于是她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本深蓝色护照，扔在桌上。

护照是美国的，英文不太好的小交警只认出她的英文名字，叫Cheyenne Ying Kong。他往后翻，签证页上盖着形形色色的海关出入章，一本几乎快要用完了。

“这不会是假的吧？”小交警没见过美国护照，翻过来覆过去地看，一脸狐疑。

孔映的怒火一点点在胸腔积累：“你上网搜一下我的名字就能查到，我的中文名叫孔映，网上有我的照片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孔明的孔，映衬的映。”

小交警在搜索栏里输入“孔映”二字，很快，首页就跳出了不少链接，他点进去一看，页面上的照片果然和眼前人一模一样。

只不过照片里的人笑得灿烂，面前的人却是……怎么看怎么脾气暴躁。

小交警读了两行介绍，突然道：“原来你是医生啊。”

这网页上明明白白写着，眼前这个人不仅是个医生，还是个医术高超的著名骨科医生，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毕业，发表过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。

小交警脸上立刻堆起歉意的笑：“不好意思啊孔医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我可以走了吧？”孔映把护照丢进手提包，语气不善。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
孔映刚起身，交警大队的门就被打了开来，从外面走进一个个子极高的男人，周身带着风。

孔映只是跟他擦肩而过，却不由得停住。

只见那男人的脚步停在了孔映背后两步的地方，向小交警开了口：“我刚刚接到电话，说林泰出车祸了，我是他的上司，也是他的朋友。”

他的嗓音极好听，像低音提琴。

男人五官端正，踩着乐福鞋，裤脚微微吊起，里面穿着简单的白T，外面是无扣开襟的星空蓝羊绒衫，挽起的袖口下露出结实的小臂，肌肉的线条走向相当完美。

极品。

孔映心中一动，嘴角弯月似的勾起，逸出一丝媚气。

“是姜廷东先生是吧？你来得正好。”小交警的手伸向孔映的方向，“这位是孔映孔医生，她是第一个发现事故的人，也是她报的案。”

姜廷东回过头，对上了孔映的眼。

孔映，挺特别的名字。姜廷东在心里想。

他看孔映的眼神，就像在看掌心的朱砂痣。

她胸口沾了血，整个人白得发光，一双凤眼掩着慵懒，没有焦点。

有关这个女人的零星片段从褊狭的脑缝里争先恐后跳跃出来，她那张有些苍白的脸像碟片一般与记忆碎片中的容颜精准重叠，分毫不差。

姜廷东不知道自己此刻看起来是否坦然自若，但在记忆的惊涛骇浪之下，他可以忍耐的程度也不过如此。

她还是那个模样，除了人更瘦了些，表情变得出人意料的强势与冷淡外，她与从前并未有太大的变化。

他在看她的脸，而她在看他紧身白T下的腹肌，各有所思，各有所图。

小交警在这微妙的对视下，彻底搞不清楚状况了。难道这两人在这毫无浪漫可言的交警大队一见钟情了？这也行？

“你们认识？见过？”小交警微弱的声音在角落里响起。

“没见过。”孔映欣赏够了，悠悠然移开了目光。

她抬步向外走去，姜廷东望着她的背影。

怎么会没见过，孔映，我已见你千万次。

孔映走出交警大队时，正碰上一辆哑光黑法拉利488被架上拖车，她驻足观赏了一会儿，心里还想：这车和我的车同款同色，连改装的尾灯都一样，车主真是有品位。

然后她的目光扫过车牌号，有一秒钟的愣神。

是怎样有品位的车主，才能和她上同一个号牌的呢？

“你是这辆车的车主？”迎面走过来一个交警，跟她敬了个礼。

孔映立即瞪圆了眼睛：“这是干吗？为什么要把我车子拖走？”

“车辆过了年检期限，被依法扣留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交警指着车玻璃窗上的年检贴纸：“这都过期多久了，你也不看看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这个是给你的，补好手续再来提车吧。”

交警塞给孔映一张收据，不再给她说话的机会，转身便招呼拖车开走了。

孔映捏着收据站在台阶上，试图消化眼前的情况。

她花了大价钱，在机场VIP停车楼里泊车整整一年，有保安24小时巡逻，又有专人定期护理保养，为了爱车孔映考虑得可谓面面俱到，可她偏偏就忘了年检这码事。

忘了也就算了，她还堂而皇之地把年检过期的车开进交警大队，这跟老鼠进了猫窝有什么区别。

早知道她看到车祸就应该远远避开、报警了事。

对，她本应该那么做的。

可是为什么没有呢？

孔映觉得脑中一片混沌，她察觉出自己有些不对劲，便看向自己拿着收据的手，发现它在抖。

该死。

孔映握紧拳头，试图控制自己，结果冷汗都激出来了，她却抖得更厉害了。

她以为经过一年的治疗，再看到车祸现场，自己不会再触景生情，起码不会再发疯。

原来前几个小时的冷静，只是单纯的症状延迟，而她，从来没有被治愈。

孔映慢慢在台阶坐下，从包中摸索出药瓶，用力咽下一片药。

长途飞行打乱了她的生物钟，可只不过是没吃药而已，她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。

那些堆积成山的药瓶，永无休止的治疗，幽暗窒息的病房，这一刻都在她脑中故态复萌。

不知坐了多久，身后传来那个低音提琴般的嗓音。

“不回去吗？”

孔映回头，那个叫姜廷东的男人似乎刚出交警大队的门，打算要离开的样子。

她收起药瓶，冷静地站起：“回不去啊，车被拖了。”

即便是第二次打照面了，但孔映还是觉得这个男人的外形，无可挑剔。

身材明显是被严格地管理着，已经到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敌如今的完美。一双笔直的长腿流畅而下，夜色中，简直无与伦比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有着一双鲸鱼形状的眼睛，眼头很圆，眼尾细长带着弧度，毫无温度的珠圆瞳仁，底下沉着黑灰色的汪洋大海，说是双摄魂眼也不过如此。

笑起来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看的。

只可惜，他不笑。

姜廷东注意到孔映直勾勾的眼神，心中生出了些不悦。

直白的女人他没少见，但像孔映这样露骨的，还是头一个。

于是他不再多说，直接转身离开。

孔映原本指望着姜廷东能绅士一下，提出送自己一程，结果没想到这家伙的心比脸更冷，居然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。

姜廷东走出去几步，看了看表，这个时间，怕是不太可能有出租车路过。

所以，这个女人到底打算怎么回去？

不过，也不关他的事。

正当他打算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后背突然被拍了一下，力道还不小。

“先生，你这样可不太好吧？”

姜廷东转身，看到白眼快翻出天际的孔映，保持着雕塑般的表情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好歹我也是第一个下车去救你朋友的，我的车子被拖了，又没有办法回去，你难道连问都不问一句吗？也太不绅士了吧？”

姜廷东没想到她除了眼神之外，言语也如此直接，顿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居然不接话？孔映简直不敢相信这世上会有这种人，一副好皮

囊，居然配了颗榆木脑袋。

姜廷东彻底无视了暴怒的孔映，走下台阶，一个人向停车场走去。

孔映一瞬间觉得胸腔都快要被他气炸了，却又毫无办法，只得在原地踢石子泄愤。

末了，她又有些后悔，毕竟他的朋友刚去世，自己刚才表现得好像有点太咄咄逼人了。

孔映叹了口气，重新将包背好，准备去路上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租车经过。

她刚走下台阶，一辆深灰色宾利欧陆停在了她面前。

姜廷东从驾驶位下来，右肘抵在车顶，惜字如金：“去哪儿？”

孔映没想到他会回来。

“去哪儿？”姜廷东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去山茶岗纪念墓园。”

姜廷东扬了扬下巴：“上车吧。”

清晨六点，欧陆在高速上飞驰。

孔映很喜欢姜廷东车里的味道，那是一种清新的柑橘香，又混合着神秘的木质香，对平复紧绷的神经很有效。

欧陆在路上平稳地前进着，沿途的路灯一盏盏晃过孔映的脸，有一丝迷离不清的意味。

车里放着一首泰国民谣，是一个叫Calories Blah Blah的组合唱的。孔映记得，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的音乐，还是萨婆婆放给她听的。

萨婆婆是泰国人，是孔映外公的续弦，虽和孔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却格外疼爱她。孔映的外公去世后，她搬回泰国居住，从此再未回来过。

姜廷东安静地开着车，只字不提刚才的车祸。孔映则一副很放松的姿态，将身体深深陷在座位里。

姜廷东的侧脸很好看，像是被精雕细琢过，又拥有自然的流畅。微微挽起的袖子下露出结实的手臂，恰到好处的喉结更加散发荷尔蒙。孔映自认也算阅人无数，但姜廷东在她眼里，有着一一种她从未感受过的无法言喻的性感。

孔映问：“去世的那个人，是你朋友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节哀。”

姜廷东没有回答。

节哀吗？

他还没来得及难过。

他总觉得林泰还没走。

不过是在深夜接到交警打来的电话，只是几分钟的电话而已，是不会就这样把一个人永远带走的。

“觉得他还在，是吧？”孔映直视前方说。

姜廷东被戳中心事，心情像平静的湖水被投进了一颗石子。

孔映明白。

当年外公刚刚去世的时候，萨婆婆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她总说他没有死，还留在身边呢，所以没什么可伤感的。

而萨婆婆真正崩溃是在孔映外公的告别仪式上，她上前去握他冰冷的手，就那样突然跪倒号啕大哭了起来。

孔映想，大概那时候，萨婆婆才意识到外公是真的不在了吧。

车子转上临海路，姜廷东突然偏头看了一下孔映：“我见过你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大概，一年前。”

姜廷东不确定两人是否曾这样面对面，但从一年前开始，他会看到她的影像，关于她的过去零星的碎片，就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播放。

姜廷东不懂自己为何会得到她的记忆，他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是哪里人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存在。

直到刚才，他在交警大队见到她。

“一年前，我出车祸撞到了头，有些事情不太记得了，可能有过一面之缘吧。”孔映轻轻带过，并未把姜廷东的话放在心上。

“冷吗？”

孔映不知道姜廷东为何突然这样问，只是很简短地答：“不冷。”

不过，她的疑惑很快得到了解答。

车子的敞篷在孔映的头顶上方被打开了，流动的空气钻进孔映的肺，刺激着她全身的细胞，正当她感到浑身舒爽的时候，姜廷东说：“太阳快升起来了。”

的确，到了日出的时间了。

橙红的太阳从海岸线破壳而出，映出广阔的金黄光晕，孔映伏在车门上，静静地看着这天海绚烂。

大海、风、沙滩、日出，孔映觉得那一秒心中有一场盛大的海啸，席卷而来的是自由的味道，这是她在过去一年都不曾拥有过的。

棕榈市，我回来了。

棕榈市的天气总是多变的，刚刚日出时还是霞光万丈，这会儿已经阴雨连绵了起来。

姜廷东有意等候孔映，毕竟墓园偏僻，总是不好叫车的，但孔映还是拒绝了，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上多久。

日光隐去，天空灰暗，不透明的云像濒死的雨挣扎着流动。劲风夹杂着雨水砂砾，打在黑色的雨伞上，发出令人不舒服的声响。

要不是父亲孔武打电话来，孔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一个小时了。

按掉电话，她的目光重新落回面前的墓碑上。今天是母亲的周年忌日，她飞了十几个小时回国，连家都没有回就跑来墓园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母亲的生命，连带着27年间她与母亲全部的美好过往，都在那场事故中消失了。

墓碑上照片里的女人很美，雍容华贵，即便年过50，仍保持着